

# 试论小儿为少阳之体

安效先

(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)

**提要** 本文根据小儿生长发育速度快,机体的生理功能和物质基础都处于稚弱的状态,好似初春阳气方生,弱而未壮,但生气蓬勃的特点,类比为“少阳之体”。认为这种认识较之以往的“稚阳”说或“稚阴稚阳”说更为全面,在理论上和临床上都有实际意义。

祖国医学对于小儿体质特点历来有着不同的认识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学说,即“纯阳”说与“稚阴稚阳”说。这两种学说在解释小儿体质特点方面都有一定道理,对于认识小儿生理、病理特点,指导小儿防病保健及临床治疗也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然而不可讳言,这两种学说都存在片面性,并不能全面合理的解释小儿体质特点。因此很有必要寻求符合小儿体质特点的理论,以期更好地指导小儿防病保健。

本文试就小儿“为少阳之体”,或“体属少阳”这一问题,作一简要讨论。

## 一、少阳之体的含义

用“少阳”来解释小儿的体质特点首见于近代名医张锡纯。他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说“盖小儿虽为少阳之体,而少阳实为稚阳”。对小儿体质特点提出了新的见解。他虽未能对“少阳”之体的含义作出圆满的解释,但却为寻求新的理论开拓了一条途径。他所说的“少阳”实为“稚阳”只是少阳之体含义的一个方面。诚如王冰所说:“阳气未大,故曰少阳”。《伤寒论阶梯》也说:“少者有微少之意”。即是说,小儿初生犹如草木方萌之嫩芽,机体内部各种生理功能(阳气)及其物质基础(阴精)都处于稚弱的状态。而少阳之体的另一重要含义,即在于整个小儿时期无论是在形体上或

在功能上都处于快速生长发育阶段,年龄愈小其生长发育速度也就愈快。这种特点在人的一生中好似自然界的春天,万物争荣,生机盎然,洋溢着蓬蓬勃勃、欣欣向荣的气象。吴鞠通所说的“小儿春气也,东方也”正是指此而言。

可见,小儿体为少阳之说既反映出小儿“五脏六腑成而未全”、“全而未壮”,各种生理功能都较嫩弱的一面,又反映出小儿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另一方面。这样就比较全面地抓住了小儿的体质特点,较之“纯阳”说与“稚阴稚阳”说更能说明问题,更符合实际。

## 二、“少阳”说概括了“纯阳”说与“稚阴稚阳”说

如上所述,“少阳”说之所以更为符合小儿的体质特点,是因其运用中医的理论采用形象的类比,正确地揭示了小儿生长发育整个阶段中生理变化的内在规律,并且概括了“纯阳”说与“稚阴稚阳”说。

“纯阳”说首见于《颅凶经》:“凡孩子三岁以下,呼为纯阳,元气未散。”纯阳的本义,起源于我国古代道家的阴阳学说。道家认为,“分阴未尽则不仙,分阳未尽则不死”,“阳为生之本,阴实死之基”(《景岳全书》)。道家的阴阳与祖国医学的阴阳学说在含义上有明显的区别。故吴鞠

通指出：“古称小儿纯阳，此丹灶家言，谓其未曾破身耳”。这种用道家有阳无阴的思想来说明小儿的体质特点，解释小儿生理变化的规律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尽管后世医家对“纯阳”的含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，有认为阳盛阴微者，有认为阳气细弱者，有认为生机蓬勃而阴精相对不足者等等，见仁见智、迥然相异，始终得不出圆满的结论。这些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的现象，就反映了“纯阳”说在概念上的欠缺。退而言之，把小儿体质说成“纯阳”，以致引伸为“有阳无阴”或“阳盛阴微”也是不切合实际的。祖国医学认为，“独阳不生，孤阴不长”、“阴阳离决，精气乃绝”、“阳予之正，阴为之主”都说明了阴阳互根的关系，指出了有阳气才能生长，有阴气才能成形的道理。若小儿果真无阴，则独阳何以能生长？因此，“纯阳”说就其本义而论，是与祖国医学的阴阳学说也是相抵触的。当然，后世著作中对此有不同发挥，其中也有合理的成份，但也可以用“少阳说”加以概括。

“稚阴稚阳”说为清代吴鞠通在《解儿难·俗传儿科为纯阳辨》中提出的。他说：“小儿稚阳未充，稚阴未长”。明确指出小儿体质为“稚阴稚阳”，创立了“稚阴稚阳”学说。这种认识，对于解释小儿脏腑娇嫩、气血未充，各脏腑功能活动均处于稚嫩状态这一特点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，也是正确的。但这仅只解释了小儿体质特点的一个方面。而生机蓬勃、发育迅速这一特点正是小儿与成年人显著区别之所在，它更能反映小儿体质的特殊性。“稚阴稚阳”说恰恰不能对此重要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，从而使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局限性，影响了它对临床的指导意义。

“少阳”说含义之一即是说阳气微少、功能嫩弱，这与“稚阳”有相同的意义。从字面看来虽未对“阴”作任何解释，但根据

阴阳学说的理论则可清楚地知道阴阳是互根的，阳为阴之使，阴为阳之基，阴是阳的内在基础，阳则是阴存在的外在表现。正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说：“阴在内阳之守也，阳在外阴之使也”。二者之间相互资生、相互为用。勿庸置疑，阳气微少、功能微弱的本身就暗含着作为其基础的阴精物质肯定是不充足的。含义之二、少阳主春，生发活泼，表现出旺盛的生机，与小儿生机蓬勃有如旭日东升、草木方萌的生理特点颇相吻合。因此可以说，“少阳”说的概念也包含了“稚阴稚阳”说。

### 三、少阳学说符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

古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将小儿脏腑的特点集中地概括为“肝常有余”、“脾常不足”、“心常有余”、“肺常不足”、“肾常虚”。这些概念的本身包含着生理与病理两方面的内容，与小儿体质密切相关。

小儿脏腑的“不足”、是其“五脏六腑，成而未全”、“全而未壮”的具体体现。表明脏腑器官的形态结构与功能活动的不完善性。正如元代危亦林说：“小儿脏腑脆嫩，皮骨软弱，气血未盛，经络如丝”（《世医得效方》）。因此，小儿从出生至成人始终贯穿着生长发育这一规律，愈是幼小，生长发育愈快。这种蓬勃的生机，迅速地生长发育，如同春季少阳之气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
小儿脏腑之“有余”则是病理特点的概括。由于小儿脏腑之“不足”，抗病能力较弱，构成“发病容易，变化迅速”的基础，外则易为六淫所侵，内则易为乳食所伤。故吴鞠通说：“脏腑薄，蕃篱疏，易于传变。肌肤嫩，神气怯，易于感触”。一旦患病又“易虚易实”、“易寒易热”。而易实易热与易虚易寒这两种不同的病理表现又正是为其少

阳之体所决定的。少阳属火，与厥阴风木相为表里，故不论外感内伤皆易化热化火，形成正盛邪实之证，出现壮热不退，甚则引动肝风，发生昏迷惊搐。故儿科疾病以热证实证多为特点。另一方面，既为少阳则抗病能力（阳气）及物质基础（阴精）又属薄弱，极易为邪所伤，出现“精气夺则虚”的局面，使病证很快转化为虚证寒证。这种情况在临床亦并非少见。然而，小儿活力充沛、反应敏捷，只要得到正确的治疗，又“易趋康复”。诚如张景岳所言：“其脏气清灵，随拔随应，但能确得其本而撮取之，则一药可愈。”也反应出少阳之体生机旺盛容易康复的特点。

#### 四、少阳学说对儿科临床的指导意义

在儿科临床治疗上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见解。尊崇“纯阳”说者认为小儿为阳盛之体，犹如一团火，所患病证以阳热居多。如刘完素说：“大概小儿病者纯阳，热多冷少也。”叶天士说：“襁褓小儿，体属纯阳，所患热病最多”。因此，临证治病力主清凉，用药多为苦寒之品。反对或畏用温热药物，以免除热毒之药，留毒在内，久必生变情况的发生。而对“纯阳”说持有异议者，则认为小儿之病以虚证寒证多见。如陈士铎说：“小儿之病，虚者十之九，实者十之一。”张景岳说：“大都小儿病证，虚寒者多。”清代儿科医家陈复正更明确提出：

“幼科论证，悉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，乖误相承，流祸千古，后人误以婴儿为一团阳火，肆用寒凉，伤脾败胃。”反对恣投苦寒，强调扶阳抑阴，用药多偏于温补。“稚阴稚阳”论者，谓小儿阴阳均稚嫩，临证用药既反对寒凉，亦不主张温补，倡导“存阴”，但仍然属于补益一类。

不难看出，不论是力主寒凉者，强调温补者，抑或提倡护阴者，虽都有其一定的道

理，但因各立门户，固执己见，都不免失之于偏。在指导临床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
少阳说既承认小儿机体嫩弱易损的一面，同时又看到其生机旺盛易于康复的一面，因而指导临床较前两种认识更为全面。小儿患病，在发病之初多见实证热证，治疗应以祛邪为主，选用苦寒之品以清热解毒，俾邪去正安，达祛邪扶正之目的。以外感发热为例，若单用解表宣散之剂，一药而汗出热退，移时汗收热复。只有在解表药中佐以苦寒清热之品方能收表解热清之功。若一味解表宣散，则徒致汗出伤阴，反使变证丛生，此已为大量临床实践所证明。足见苦寒清热之品在儿科病证治疗上的重要性。若执苦寒能“败胃伤阳”，视寒凉药为鸩毒，弃良药而不用，则会贻误病机。反之，又不可专执“纯阳”而一味苦寒，如此非但能化燥伤阴，且可损伤脾胃。对于疾病后期表现出的寒证虚证，应以扶正为主，或温阳益气，或维护阴津，扶正祛邪，畏用或反对温阳益气、甘寒育阴的作法皆会铸成大错。但也不可专执小儿“稚阴稚阳”而滥用补养，以免发生“久而增气，物化之常，气增而久，夭之由也”的弊端。应该认识到，“易实易虚”与“易寒易热”是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反应，是由小儿少阳之体所决定的。临证时应根据病情特点，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，准确地把握病机，合理遣方用药，当用则用，中病即止，知常达变，灵活运用。不可专执一家之言，固守一法一方，胶柱鼓瑟，以偏概全。

总之，小儿“为少阳之体”说，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小儿体质特点，并能有效地指导临床，因此在中医儿科学上有着重要的价值。本文明确提出这一观点，愿做为引玉之砖，与同道们共同研讨。

（收稿日期1986年3月17日）

（总141）·13·